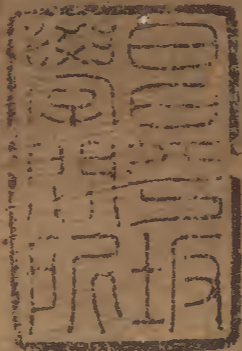


四維山殘稿



和書門			
一八三六號	一七三函	一三架	一册
類			

内閣文庫			
一八三六號	一七三函	一三架	一册
和書			

十二冊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18386
冊數	12 (11)
函號	205 130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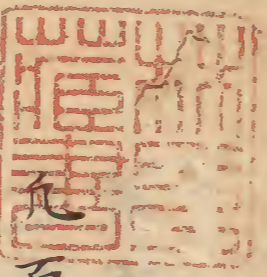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淺草文庫

已猶如牡丹之於洛、海棠之於蜀也。可謂擅美於春
 色，出類於艷陽矣。雖然，在中華詠賞之於詩賦者，庶
 希所謂山梯、葢欲然。拳手攀紅梯，山梯抱石映松蘿。
 者，僅晨星歟。至於全芳備祖，亦載諸梯、桃部裏。則
 果又書為梯、豈乎。抑又一種自是山梯乎。他日作花
 譜，編花史者，還他一隻眼，則以為梯、花定論者哉。今
 茲依十如禪師之招，遊於雙林梵宇。此地有名花，年
 久矣。雖西明寺牡丹，定惠院海棠，不多讓也。香山眉
 山題詠，亦与其花爭美。今日雖愧於香山、眉山之風
 流，然花豈与彼不爭衡哉。且夫此寺昔時尾張太史
 所立也。中世平判官之所憩也。環洛東，雖多寺而為
 之甲。其号獨与傳、大士所居，不異斯。所謂不逐四時

涓者在此流乎禪師勿做尋常一樣矣於是絕百一

首聊記真率云
雙林大士骨雖枯魂託白楊千歲甦起卧春風何覓
佛朝暮暮與花俱木士云朝與佛俱起暮與佛俱卧聊按而借用

鐵炮書跋

夫鐵炮者其急速過飛鳥故支那號曰鳥銃其擊破
如雷霆故又名曰雷火砲誠軍器之大用也不可不
知焉今取其遠到而可中之術撰為一書蓋泄其秘
者耶法曰軍勝之術不可先傳也若非其人不可告
之云尔
夫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得其法則不差分度而
况其餘乎故學鳥銃者於所見之遠近先可以知之
而後發之則踰距堙破城樓是軍旅之威也今聚其

算術以為一書法曰多算者勝不可不秘也

兵書跋

右兵法之目錄件：如此夫得魚而忘筌得獸而忘蹄
雖然求魚獸者不可無筌蹄也故擊必破戰必克者不
可無兵法也學其法者除此目錄則何以哉譬猶魚
獸之有筌蹄乎雖然至於妙處則得之心而應之乎
殆難以言而傳也是兵法之蘊奧耶故曰書不盡言
言不盡意然則學者得之於言意之外可也

播叔二大字

春碩姓稻氏及余門者有年矣一日請字曰播叔蓋取
諸詩所謂播厥百穀既庭且碩之語也夫五穀者種
之羨者也苟為不熟不如羨裨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碩乎是藎是藎而除其藎去其螟而有秋則可謂
庭碩冥期矣豈翅此而已哉耕耘方寸地了其無茅

塞則仁遠乎哉何遠之有故如農夫勤種播逢西
成也。無它讀書學問之功耳不可不思焉余庶幾其
苗而秀之而實而與其姓字能相稱也噫有時而化
之者乎果無乎碩乎其熟之由已而已是為播叔說

餘音尺八記

我邦尺八之形制者擇竒生之竹^ヲ挑^ヒ截^リ本末^ヲ規摹^シ竅
矩間一節上短下長^ニ鋤^キ碯^ト其中^ニ虛^ク如解谷而無^テ底^ニ四
孔在面一孔在背^ニ炳^ク表^ニ點^ト髹^リ裏^ニ頰^ト樸^ト大^ニ於^テ竅^ニ稍^ク短^ク
而堅吹之焉頃年有木森宋空者吹尺八嘗手自截
一管聲調適意^ト魏曰餘音蓋取諸赤壁客吹洞簫餘
音嫻^ク不絕如縷之語也宋空平日雖造若干管然
未有過餘音者故秘之年久矣^ト堀丹別太守為政講
武之暇嗜吹尺八宋空於是取餘音以呈焉一日
太守請余為之記余推夫尺八者說多端漢人所賦

之間簫唐僧所吹之尺八置而不論按唐呂才善音
學製尺八凡十二枚長短不等合於六律六呂太宗
甚賞之又按仙人^弟介^好吹竹笛名曰尺八是其
所由起乎爾來吹者不少舉而為樂^考之中^華之
所造則十三管以應十二律而其清濁高下^不外^于
五音至若我邦之形制則合十二律於五音^五五^音孔^五
統五孔於一管一管分五孔而具五音^五五^音為十
二律然則其異同亦可見矣今太守所好吹者不
羨唐僧之迹不慕仙人之風非金非石不擊不扣不
待琴鼓不假匏土只象洞簫之遺法自發餘音之逸
獨音不亦嗚乎春吹之則杏花開梅花落不^求鼓^笛而
忽得悅目之真夏弄之則薰風來林蟬鳴不^唱曲^謠
而猶添賞心之美秋調之則蟋蟀吟鴻雁毛不^勞絃
誦而益催潛怨之感冬操之則雪翻^袖冰浮盤不^因

歌舞而愈盡凄切之情加之青天之晝素月之夜晝
棟雲毛之朝珠簾雨捲之暮憑欄試一弄再弄以至
平三弄則所謂餘音不絕如縷者誰聞而不賞焉雖
然其是太守之餘事也太守之意不在於餘音而
在於為政也古云八音與政道通故聞律知兵法聽
音知勝負是則太守之意也昔周武王問太公以
律音以可知軍之消息太公答之以五音之要五行
之符其後張良傳其法仇高祖于項羽戰于垓下時
張良在高處吹笛作歌楚兵聞而自敗由觀之周朝
百世託於太公之五音漢家九鼎起于張良之一曲
然則律才之尺八亦非無裨自觀太平之政治乎可
謂大唐鼓吹遺韻矣今太守之意其所寓者在此而不
在彼乎其所慕者不在彼而在此乎且太守所吹與宋
室同而其所用心則不同嗚呼不見夫宋人以不龜手

之茶世、泝游統者乎客買其方說吳王冬于越人水戰
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或為人貨洗統為業或封郡
國其善為藥則一也而其用大小之異也然則世
人所吹尺八則一也其用心之異同又何如耶若其正
声出自方寸餘音散于尺八則太守宜自知之余
言何贅哉雖然太守所以請記于余則蓋欲表明
太守之所好有不同於尋常濫吹者故也放是乎書

答大明福建都督書

日本國長崎鎮官末次平藏政直奉復狀
欽差總督福建道巡撫都察院都御史老爺臺下
大明無和遠照扶桑日出之域本國為善久追中華
夙化之躋我既有事大畏天之心人豈無親仁善隣
之好甲子歲得軍令牌而用讀之於茲雖一時難通

前好而向後徐圖效順是豈不承知乎按夫前代閩
白秀吉有飲馬于河渭藉稻於琅瑯之志而將入
貴國先以聲言試攻朝鮮此時海寇草竊者往往乘
豐而出蓋為貴國邊海之小虞歟且南垂鳩舌
之妖人號耶穌者託商舶來挾其邪術扇惑愚俗故
世人貪市舶利與鳩舌侏離共雜其語相為交易由
是於貴國愈久契固不亦恠乎方今圖國混一易世
改弊更始一新政令嚴察而後酷排重法禁先道拒
耶穌尤謹故無有犯者而况於海島剽劫掠奪者乎
故海不揚波有年於茲雖然仄聞猶有海寇者何也
是乃我蠢民也想必貴國邊鄙耽隸之人博徒刑
餘之輩偶漏疎網潛來寓於我西鄙既是我唐民也而
不知證賊奈何禁焉既是我唐商賈也奈何拒焉此類
隱嶋嶼之間出入凡波詐為我民易衣服裹曼胡持

未得其
情也
此余所
慮也

每放矢掠舟殺人而後形為唐民而又乘寓既洋
海之事亦不可測也奈何強而推鞠焉若得其情覈
其證則何不禁決之乎尤右若駛一个之使無持三
尺律條到于此則彼此參互論奏而後捕賊以格送
之而已何為縱賊哉所憂只唯希尤右垂照亮夫
我邦之通於貴國自古而然載在方策奈何至於
拒絕之甚哉今余在長崎念茲在茲故以下我國能施
政令我民不為海寇而審告於尤右庶幾每歲船
駛帆駛有通潮信也不亦可乎尤右若轉達於朝
廷果許相通則彼此共安夙和濤穩是生靈之福也
伏願尤右未得其情耳此余所慮也察焉不腆干
冒以獻尤右聊表微忱勿罪僭越幸謹拜快

願文

寬永三年二月十七日道春再拜敬白夫惟武川
三芳野天神者自洛之小野所奉移祭歷代久矣當
初雖為菅曹之儒首後世推稱桑城之靈神神者無
所不之也故洋洋乎無所不在是以信則心感格祭
則必未享社稷憑之豐贍疾病賴之除退嗚呼明德
子梅花久馨負節共松樹長茂翼宜乎人之崇奉焉
誰不敬之哉今茲丙寅仲春余從台駕到河越邑
時聞余之兒叔勝在洛嬰疾而余甚憂之天性之愛
所不可忍也余性素雖拙苟慕儒凡常尊神德且叔
騰年至志學聊弄筆硯粗識文字其遠大未可測也
神既有儒名有儒行想其不捨之也伏願神使假
年於此而遂其學則神之賜也謹詣廟前中
心密禱庶幾使叔勝永拜神之賜而益慕儒名愈

行以尊神德也丹誠不盡素願在茲欽薦蘋藪以致
默禱道春再拜敬白

忠信胃記

豐臣相國秀吉公賜忠信胃於本多中務少輔忠勝
曰此境整園國除卿无可被之者吾亦不能也此誠
勇士之義談也令嗣美濃大守忠政其弟出雲大守
忠朝皆慕父風忠勝家素有一胃号曰席角傳之於
忠政授忠信胃於忠朝後甲斐大守政朝尋
是以傳為家寶焉此境整園蓋嘗出自熊野神宮或人
獻之秀吉公其所撰可知矣按治承四年冬十月陸
奥鎮守府將軍藤原秀衡使信夫大夫佐藤氏之二
子繼信忠信從源判官義經義經出奥赴豆遇賴朝
御於黃瀬川相共俱皈於相之鑄鏡其後賴朝余義

繼率兵擊平族。繼信忠信先登居多文。名元年春二月十九日。義經進攻讀之屋嶋。能登大守平教經善射。將射。義經時繼信馳出其前。教經射中。繼信洞其胸。墜馬。教經童菊王趨欲獲其首。忠信發矢中菊王。忠信從者八郎為定欲捕之。教經有膂力。擲菊王於船。遂死。既而平氏乘而逃。其後果平氏亡。義經施洛居六條室町第。天子嘉之。授官位。夏月。忠信亦任兵衛尉。於是朝。義經有回昆弟之言。秋九月十七日。土佐房昌俊潛來襲義經。忠信等自垣用門拒之。昌俊不利而退。遂為虜。冬十一月。賴朝督責義經甚矣。起義經赴西海。忠信并慶等從之。忽逢風波。僅脫身入吉野。僧徒困之。忠信使義經妻靜為歌。舞衆望見之。緩其困。而義經不得其解。痛及事急。忠信服其服。詐詐為義經。僧徒不覺。義經跳出。忠信計其行程不可追及。而後亦縲去。凡忠信之所向。每戰

死一不當首。可謂勇士也。忠信在義經仇離。自宇治來洛。密居中御門東洞院。明年秋九月。忠信家有婢語其夫。糟屋藤太有季有季殺徒。未聞忠信善圖。不能獲。然未攻者甚多。忠信知寡難敵。衆遂自殺。從者一人亦死。嗚呼惜哉。世人唯知忠信之勇。未知其意也。其勇雖在血氣。而非無義也。及義經之出。與則有從亡之志乎。其射菊王則有不及及兵之義乎。其拒昌俊則有干楸誰何之警乎。其在吉野。使靜女舞。則有平城傀儡之奇計乎。又衣義經衣。則有身紀信之凡乎。其入洛隱居。則有吞炭漆身之意乎。况又義經之存沒未可知乎。其有季相圖而自殺。則有束縛就戮者相遠矣。愚是觀之。不可謂元義也。士為知己者死。孰謂忠信忠於義經。不忠於賴朝哉。若夫其事不成。則命也。於義何論成敗乎。昔荆軻雖既沒。千載有餘情。今壯士聞忠信之勇。誰不慷慨存則其人亡。則其器有志者。又何論亡與。

存乎忠信雖死而不亡者唯在此兜發乎軍宜哉太守傳持以
為家珍不亦可乎屢幾有一勇有義永振家聲也太守請予
索誌其事於是乎記

毛利長門守与熊谷氏狀

熊谷二郎直實者希世之勇士也嘗從源君擊平族
与子直家為先鋒共顯其名記于國史傳於家譜載諸口
碑子孫繩不絕頃歲其苗裔熊谷丹後守其嗣而逝
其子主膳正某一旦沒而無子丹後守叔母適人生女今
恤其家之無後而使女為實戶忠三郎其妻立之而
嗣其家昔晋賈充立外孫為之後唐白居易以家業
傳之外孫今擬其例改實戶為熊谷氏其采地封戶
如故勉之哉尚能致忠勵武慎追家風勿忝乃祖

右自今江八兵衛來

慶長六年春余就東山僧十如美甫見文選々々者梁昭
明太子叢統所編而李唐李善已下六人之所註也摠計
六十卷余一日一卷逐一周覽終六旬日而畢其文上自
周末秦漢下迄魏晉宋齊梁多載焉讀之而知李漢所謂
後漢曹魏氣象萎茶司馬氏以來規模蕩盡之言不食也

戊午稿詩卷跋

試筆四海 和人試毫詩韻 起看梅花春入楊柳滿溝雨裏

牡丹洞松 杜鵑古帝 螢囊無 蓮花泥裏 織女慈惠 月天路

白菊霜露 紅葉世人 凍雨手欲 雪雪花 釣臺瀨水 贊淵明

像劉裕 讀五柳先生傳 劉伶 明皇御雞圖紅羅 花外小車千數

圖園高 二老 別人美人 少年行長安 山水圖瀕淪

擬壽山中鍊師白鬚 題山僧院壁寂寞 寄杏菴弱冠 次道

圓角田河詩韻路從 八月十五夜武藏野見月秋風 再次

前韻答韓長老見 報我 八月十四夜月到 八月十六夜玉華

瓶花圖誰道 爐香圖坐對 悼人英年 酒家豈翅 七夕雨終歲

是夕夜半晴棚有 寄人代人 得望字 答寥 酬道圓秋懷

詩聞說 一望 与清水久三自東武歸西國秋風 秋夜寓

懷示圓哲三子 雲霧 再用前韻以示圓生兩后 和醫生

正坐詩韻術業 次韻唐律 會道圓丹青 有感乾坤 次韻

道圓留別詩羈別 示坐哲兩生 千鐘 石川殿中監之軒前

有勺藥兩夜 明皇楊妃並遂圓玉笛 韓長老復和披字韻

詩二律祖錄 畫雪字書寒林 夜際

右詩若干首隨口占隨筆焉心星子寄一見之曰吾

子詩進於曩時其格体亦好多余他日比閱之或有
利鈍猶在則亦是進於此哉執以為尤券云羅山
長誌

右以春佐所寄字之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永日列來

一山崎鐘銘

一富士山之御詠之記

一鳥羽戀塚記

一永井月丹居士碑銘

一揚州伊勢寺伊勢碑銘

一能因記

一 小侍從記

一 辨才天功德水記

一 孔子繪後

一 顏子繪後

一 曾子繪後

一 子思繪後

一 孟子繪後

一 鶴記

一 天神繪後

一 鍾馗繪後

一 飛鷹母雛銜芋圖

一 松之繪 傍有古本

一 山水之繪 後

一 鸛鶴之繪 後

一天神繪覆
一東坡繪覆

山崎鐘銘

山城國乙訓郡山崎八幡宮者清和帝馭寓
貞觀年中大神自宇佐其風蕭然于男
山時此為行宮武內宿禰之苗裔尚沙門
行教所勅崇也於是詔使攝工部良基
肇建葺祠号曰離宮祭祀已久威驗尚
新德耀高哉日麗天上神遊遠矣水行
地中推為宗廟愈見靈感歷代敬仰誠

不忽諸頃歲宮壇傾側堂宇朽敗方今
鈞命忽降俾新經營為納神益若干
并構禮拜之殿護摩之堂齋厨寶塔
秘庫鐘樓華表玄門疊石為垣築土
為壁不日而成丹青相煥高良武內祠
亦立其側百廢俱舉萬祥畢臻能敬
宗廟者所以守社稷保蒼生也益致治平

于無疆宜哉其於繫紐于接則亦今新
所命鳧氏者也銘曰

大神所萃

山崎行宮

陰陽不測

乾坤有功

高樓雲聳

霜降于豐

講詩風靜

花開於蒿

無嚴而聽

惟神之聽

况乎鏗爾

德音無窮

夷擊乎則應

懇禱而通

乃神乃武

戢戈櫜弓

寬永十一年甲戌十一月 奉行永井尚安大江直清

富士山之御詠歌之記

寬永十二年二月十二日之夕永井日向守大江直清

於御前賜 台翰之彩牋直清甚悅

不堪感戴拜閱之則富士山之 御詠也

云字畫云風體其美難以言述焉裝

潢幀幅不日而成昔天曆帝摸富士咏

倭歌以寄藤壺可謂風流也今

幕下之於直清恩義之深懇歎之至也以此

慕
視彼則彼示輕情之艷詞此表眷遇之
厚意不亦愈乎且夫古之賦富士也謔仙
詞人置而不論鏤倉右大將詠富士之煙
載在撰集而今之尊詠幽玄秀逸優
于千古誰不仰止乎益見其文武兼備
之芳聲與士峯相共同高而永垂于無
窮其以為家珍固宜矣日向守請書其事

於是乎記

寬永十二年三月九日

民部卿法印道春

烏羽戀塚

烏羽戀塚者文覺為源渡妻所築也初藤
盛遠所被婦而無道劫婦之母為媒徑

母呼而告之婦念不聽則殺母不孝聽則
棄夫不義噫不孝不義吾生不如死欲以
身當之乃佯諾曰請失我夫而後可以從也
一夕在閨新沐而卧者即是美我開户
而待之盛遠約去婦還設酒與源渡相
猷酬使卧於奧婦自沐卧閨夜闌盛
遠果到斷頭持去黎明視之則婦之首

也盛遠甚哀即為僧所謂文覺是也其
後在高雄遙望埋婦之處名曰戀塚世
俗所傳蓋如此嗚呼婦孝于母義于夫
節于其身雖丈夫不過此也長安大昌
里之節女同日之談乎秦之懷清臺以
貨淮之漂母墓以恩胡地之青塚以怨
何足比之哉曹娥之孝漂水女之貞其碑

其名古今不泐此婦之名亦焚乎彼之戀
之者在色耶在節耶不可不擇也浮屠
之有塔銘猶如碑碣也銘曰
吁節婦兮
惟孝惟義
石可泯兮
貞名不已

寬永十七年

月日

往歲賜長岡以為我采邑其所隸之
烏羽里有戀塚古蹟有名而無表
尋其所由而知文覺之發意聞節
女之孝義不可以無表也於是刻石築
塔聊記所傳聞以垂于不朽云

寬永十七年

月日

日向守大江姓永井氏直清立

右近大夫永井月丹居士碑銘

民部卿法印夕顏菴道春撰

正法山比丘養源院黙翁書并篆蓋
居士姓大江氏永井諱直勝產于冬州時

永祿六年癸亥之歲也自幼筮仕

東照大神君經歷遠參二州間天正十年

夏五月大神君到江州安土謁織田

信長公公甚欣賞之治具盡禮特請

家臣數輩于別席設膳公自以箸配肴

軟居士在其列既而大神君入浴公亦

到浴在本能寺公勸大神君遊覽泉

堺六月公為其下明智光秀被弒京師
大亂大神君聞驚慮道梗不利而欲
東歸乃發泉堺經木津過伊州自勢
州駕舟而入叅州岡崎城是行也往還
居士不離左右過旬後光秀伏誅十二
年春三月信長之子信雄在尾州清洲
城與豐臣秀吉公有隙秀吉將擊之

信雄請援兵大神君以信長舊好故許
之秀乃吉遣其將池田勝入以突騎攻尾州
拔犬山城大神君率兵救尾州與信雄
同屯小牧山居士從行焉秀乃吉引大軍入
犬山夏四月秀吉謀密使勝入自間道
襲叅州大神君聞之潛出小牧山逢勝
入戰于長久手居士執鎗奮擊手鎗勝入

得其首敵大敗走時居士年二十二人皆服
其勇勝人者世所謂驍將也居士之功於
是為多矣冬十月秀吉畏大神君遂
與信雄和平而去其後大神君之家臣
若干勅授從五位居士亦在其中其他
列國老釵位者鮮美文祿元年秀吉擊
三韓集群國兵于肥州名護屋

大神君往會焉一日秀吉詣大神君
軍營見居士曰彼何為者衆曰永井右近
者也秀吉曰取勝入頭者是乎衆曰然曰
嘻壯士也聞者皆歎羨之慶長三年秋
八月秀吉公薨闔國兵馬之權入
大神君之掌握五年秋石田三成叛
大神君自將討之使諸將大戰于濃州

關原戰三成等時居士列于隊頭速
大神君之開幕府也遣居士就函齋細
川玄首尋前代柳宮之禮儀故事蓋是
欲損益隨時也十九年之冬大坂之役居
士亦為隊頭明年夏五月大坂城陷豐臣
氏殲矣凱旋之時有旨臧否群士沙汰
諸隊功過已證賞罰固當而獨屬居士

者進止唯隨其意而定之官命令無論焉
居士之名於是藉甚矣元和二年夏四月
大神君即世居士自駿城到江戶仕
台德院殿大相國乃賜常州笠間城以加
封戶五年夏大相國在伏見城福嶋
正則留滯江戶以其違國法修築廣嶋
壘故命山陽南海兩道牧守以其衆收

安藝備後二州時遣對州太守安藝藤
重信與居士往諭正則家人留守廣島
三原者其行裝所謂受降如受敵也
留守懼而從命乃取兩城收二州雖正則
罪不可原而思關原軍功減一等放于
越之後州八年以羽州最上郡賜鳥居
氏然舊刺史之士卒猶守山方城時

遣上州別駕本多正純及居士往諭之
鳥居氏既入山方城會正純有罪於是
軍使二人聘來密告居士及鳥居氏以
命旨數正純罪狀元遷于由利是年命
居士改笠間賜總州古河城彌增米地然
常侍江府有棠陰聽論則居士預會昔
功成名遂恩眷尤深寬永二年乙丑季冬

二十九日嬰病不祿時年六十三大相國甚
哀惜時時及此焉世人亦多悲慕之葬于
古河永井寺長子信州太守尚政嗣封益
揚家聲預聞國政十年春三月今
大君幕下更改古河賜城州浚城復益其
祿且以城州長岡賜尚政之弟日州太守直
清以為食邑直清久事幕下夙夜

不懈常被親近眷遇日厚是其恩賜之
榮盛而居士之餘慶也嗚呼懿哉今日州
奉為居士再興禱寺悲田院移于泉涌寺
裏以安其靈牌其迨遠之情不易言也
唯恐居士威名勇功雖顯於當世不垂於
無窮故欲刻樂石而遺芳蹟於是求
余蕪詞余曾識居士久矣又於日州猶識

韓也故不能固辭遂為之辭系之以銘

銘云

永井家譜

大江之後

赴赴武夫

在君左右

弱冠擊敵

于長久手

短兵急接

勝入投首

富父播狄

關羽斬良

昔人稱羨

今復見剛

関魚之役

大坂戰場

有隊有旅

之紀之綱

笠間古河

食祿數萬

鎮于一方

賜以鉄券

偉哉將種

天使滋蔓

龜趺載名

百世傳遠

正保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從五位日向守 永井直清立之

揚州伊勢寺碑

揚州高魏城主永井日向守大江直清來
武城時有言曰吾采地本州島上郡伊勢

寺者俗傳伊勢舊拙也有祠有塔然
古記亡失而不可知也寺傍有村號古曾
部其南庭有櫻曰伊勢櫻人與花其
名相稱乎頃得一古鏡于土中安知其
不為掩奩中之粧哉按伊勢者大織冠
九世之孫式部大丞兼木工頭藤原
繼蔭之女也繼蔭經歷伊勢大和薩

摩隱岐之任當其為伊勢守時誕之
故號曰伊勢初仕宇多帝中宮温子
所謂七條后昭宣公之女是也一日帝見
其美召而幸之生行明親王因為御息
所醍醐帝養行明以為子任上總太
守階至一品伊勢善倭歌時人稱與躬
恒貫之等相上下焉骨記在五中

將事號之伊勢物語行於世以為詞花
之艷麗宇多帝脫屣在高子院伊
出宮而居桂里然出入彼院中或應命
以歌歌或自詠以捧之醍醐帝皇子着
袴之時有婦人停車見山櫻之畫屏
詔使藤原少將伊衡就伊勢題其詠
歌伊衡歸奏之乃嘉之勅小野道風

書其歌于屏上七條后崩後伊勢作倭
歌以哀悼之聞者皆悲其不忘本也其
平生之詠歌若干輯之為冊號伊勢集
今住持僧宗永有追遠懷舊之志而
欲刻其事于石蓋取綺語之業為佛
乘之讚是白香山之遺意也倭歌者
綺語也願余為之碑夫古之婦人有碑

也我邦蓋有之乎中華多載于古今
之家集就中曹娥饒娥之孝也深水
負女之節也皆有碑今伊勢以倭歌有
碑乎古人曰倭歌者寫二南之風其詩本
善事父母則倭歌亦宜然所謂化人倫
和夫婦豈外求乎若夫浮屠之說非取
云々也不得已而為之銘之曰

千古佳麗名曰伊勢 仕七條后侍宇多帝
花晨月夕風前草際 一心省躬六義應制
行明同緣小町異世 將復其衣無感我慨

慶安四年 月 日 夕顏巷叟

能因法師鞋印跡記

能因法師者元大臣橘諸兄十代之孫也
本名永愷又曰肥後守元愷永愷補文
章生号肥後進士後遁世改名能因号
古曾部入道善倭歌此道昔無師第
至能因初以長能為師杲然不啻嘗有
秋風白河関之詞世以為美談兵部大
輔大江公資五條東洞院宅庭有大

櫻對每年能因自古曾部入洛往玩
其花之亦依人而其名彌顯後冷泉院
永義四年禁裏歌合時能因猷倭
歌有三室山楓龍田川錦之句不亦榮
乎其餘詠歌繁多不可枚舉也攝州
高槻城邊有其舊蹤今畧書其姓名
以傳于後世云

慶安 年 月 日

高槻城主永井日向守大江直清

小侍從舊跡記

待宵小侍從者姓紀氏武內宿祢苗裔
石清水別當光清娘也仕近衛皇后多子
治義四年八月中旬德大寺元大將藤原
實定自福原歸洛一夕請白皇后見月

櫻對每年能因自古曾部入洛往玩
其花之亦依人而其名彌顯後冷泉院
永義四年禁裏歌合時能因猷倭
歌有三室山楓龍田川錦之句不亦榮
乎其餘詠歌繁多不可枚舉也攝州
高槻城邊有其舊蹤今畧書其姓名
以傳于後世云

慶安 年 月 日

高槻城主永井日向守大江直清

小

待宵小侍從者姓紀氏武內宿禰苗裔
石清水別當光清娘也仕近衛皇后多子
治義四年八月中旬德大寺元大將藤原
實定自福原歸洛一夕請白皇后見月

時小侍從陪侍翌朝歸福魚使藏人傳
語因示倭歌小侍從酬之多多子者實是
妹也小侍從好倭歌嘗有侍宵聞鐘之
語故稱曰侍宵小侍從其所詠歌多載
在歷代勅撰可謂閨秀也俗傳揚州高
槻城畔一里許有其古跡聊記之以為
證焉

慶安 年 月 日

高槻城主永井日向守大江直清

辨才天湧水記

揚州嶋上郡魚村中岩井谷有水清冽
号辨才天水其處有辨才天祠故也村民
令守祠者寄林木其守者世々崇之今

之神主兄弟共不敬故罹惡疾蓋為祟也
慶安五年壬辰七月十一日之夜戌刻村內
大動搖黑雲變變有白雲二道如曳帛
飛向古曾部村見者奇之金云辨才天
飛行於彼村古曾部村之乾方去石村
纒一里許在高槻城北七八町十二日曉
古曾部村地動日將出時禾稻中清

水涌出今茲旱農民真愛之此水溉此村
七百斛田更浸灌于高槻領地之田民
皆悅焉十九日早且有古木佛一軀浮
現于涌水上民皆恠之以為奇瑞俄造
小祠于水傍二十三日之夕安置其靈像
及夜半一村大雨村民望雲雨况之時逢
此膏雨愈悅之然他年不淋漓愈奇

之此座像長二寸五分餘凡古物也蓋辨
才天也此村水涌後魚村岩井谷水減其
半初岩井谷神主着肩衣袴諸辨
才天社自十二日朝至十三日不去人恠問
之神主不答屢問之遂不言即是辨
才天飛去之翌日也皆謂彼魚神有
託而恐懼故乎既而神主避宅而移

於他處其靈異可以觀焉若有所祈則
有效驗不可測也夫辨才天之在靈誠
多乎經正詣江州竹生嶋彈琵琶時
現白龍之斤影北條時政禱相州江嶋
時遺長蛇之三鱗是其揭焉者也其餘
不可勝數也一切衆生信崇此天則授才
智巧辨故号大辨才天女其神變無礙

語在諸天傳中方今此天飛自岩井谷
移於古曾部村使竜王涌水且澍雨以
救一城一村之旱最可敬之矣疑焉哉
故記其見聞之不安以垂後昆云

鶴記

寬永丁丑之春改作江城殿舍時相宮中
攸築

東照大權現廟基小笠原右近大夫忠政奉

鈞命而監焉所謂宗廟為先之禮肅如也不負議

廟可南面

幕下謂東南共可則宜應 神號而東面但

隨 神意其唯闡乎三月十七日使仇久間

將監實勝告推備正忠尊實勝乃聚
而往忠尊拜

靈前占闡之請言東一南二探得一至于再
至于三皆然更書東南字于片紙括為
二九探用得東字也人皆益信

鈞命之能稱 神肯昭之美與賴朝之取闡
定地遷鶴岳于小林蓋其揆同其德厚者

乎子孟夏朔己亥郭內所馴養之鶴兩隻相
率來守者隨追而返之少焉有双鶴自
空舞下規翔矩步見者拱向人皆奇之既
而指東而飛惟夫鶴者羽族之靈長神
仙之騏驎也千齡之遐筭萬里之風雲
指蓬壺而翻翰巾日域以迴駕聖人在位
則翔集于甸昔黃帝會象神而鶴舞

其右故曰嚴罔于天可謂祥瑞美如之此
鳥也漢宣帝祀世宗廟集于庭章帝
柴望岱宗來翔壇上皆是感其孝敬
之所使然也事已達於

台聽甚動喜色越矣邗乃豫所擇定廟
壝督繩而祀后土之吉辰也因表祝禮以
奏舞樂于便殿賜飲食于老臣及近習

輦時大僧正天海應 召拜謁焉樂訖纏

頭者不可勝數也且夫是日也 姬君降誕

之辰當踰月也與唐帝初產日有鶴飛

舞亦可并按焉慶之又慶不幸甚乎頃

幕下有不豫色漸就平安 神今快賚

眉壽則萬歲之慶與鶴筭齊永久太平

之瑞與天地同無疆也惟神之賜也祝而有

餘 本朝昔大倭姬以鶴所舍而墜之
稻穗奉天照大神而得豐年号伊勢
大年宮又祭日本武尊時有白鳥飛過
其所到建祠白鳥謂鶴也且鶴出者八
幡大神之所接止也皆是非所謂神仙之
騏驎乎逮于延喜御宇勅禮部省
掌賀瑞之事瑞有上中下以此鳥為上

瑞以今觀之則其德之盛大其孝之深厚
高踰古昔不翅萬之而已嗚呼神之格思
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謹應

台命恭崇

靈威仰頌

上德伏祈下情云尔

靈神如在勢巍然勝地宮宮初夏天

雙鶴繞壇珠對影從今新綠幾千年

寬永萬年之十四年四月十七日

民部卿法印道春拜書

右自永日州來

醍醐山鐘銘并序

林道春撰

○王城東南有山號醍醐有神祠號清滝世傳當初移
神都青龍寺千茲季蓋青龍清瀧音之轉也東塔秘
教為之流布南山附授為之陸續地出醴泉仙人酌
清瀧之灵液山摸補陀高僧傳青菴之馮瓶大峯之
茅蹊自此而後芟夷小壑之密派於是乎益弥漫尔
來人依境而修練佛依神而顯揚世之求之者風俗
多由此矣方今祝
大相國公之仙齡新鑄蒲
牢以寄山中於是豐嶺曙而霜清沙麓暮而谷響千
圓鳴而山谷漁嵐唱而雲開佛寶法室聽異鳥于山
中禹聲文聲知追蠡於天下號令遠聞譬諸雷門之
一擊爵齒高仰彷彿嵩嶽之三呼蓋鐘音之為功其

如此乎若夫寒山之舩遺愛枕長樂之花外湘水皖
景即詩人畫工之得筆而已非今日之莫也伏願一心
所祈同声相應万壽無疆与金俱堅

銘曰

字縣之英 醜翻之灵 青龍兹鎮 白花惟馨

昔窟宅者 王孫葛声 雲収上界 日可中庭

山鐘精氣 人致卅誠 模型新出 法器晚成

有崇必禱 如邛即鳴 邦國万歲 尚神之聽

寬永八年歲舍辛未冬十一月十日

松平越中太守源朝臣定綱

上醜翻戒谷院權少僧都法橋上人

立公清知事治工藤原藤久

○依川田昌俊大人有无妄之疾為衛其生避世有日

矣距淀城以南一二里許巖棲谷飲以欺單豹遂結

小園屋號曰默々自稱曰不二山人勿藥之喜可以

待焉丈人所蓄綠瓷香爐削象以蓋裁繡以裹寶玩

久矣舊臘寄余且詠倭歌副之以為佗後之信誦之

則其相思之深高如士峯而薰心不忘似煙之不絕

盖情到則詞自到故其意之見於詞者如是耶不意

其芳烟散為爐峰之雲入吾簾裏荷惠不輕鎰金本

帝皇意哀々感刻在兹昔淨名居士默然入不二法

門其功驗至千乞香飯於香積國以授諸大士而食

之竟無盡竭其饋薰剝馥悟入于靈堅童者是已豈

但色聲味而已哉今此香爐出自不二山人之手來

自默：庵中則曾盛彼香飯者乎不亦至寶乎夫色
之亂目聲之煩耳味之爽口是不能悟入也唯香巖
之本寂不動如山則號山曰不二稱爐曰博山不言
而可自知者不亦默：乎鼻觀而自聞者亦如是耶
雖然彼遊方之外者也余想夫此理大而無外小而
無內何論道之外內哉且聖人所謂玄一玄默者亦
多端矣其所指果如何耳易曰二人同心其臭如蘭
惟德之馨也同心一也非不二乎有德則不言而信
非默：乎仁者樂山而靜非如山乎是余之所寶玩
此博山与丈人無以異者也歛無價之贈何以警之
嗚呼五十三驛之皇別七十五亭之故鄉無由縮地
惟冀勿藥之喜色与淑氣和風共飲：然所期所祝
無它於是撮倭歌尾字以為韻口占一絕以報之
遠寄一爐示相戀心如螺甲沉水鍊篆烟
雖結香火緣猶憶東西隔山見

寬永庚辰隰月上浣穀日

瓢菴寔道春

繪

李龍眠所畫十八應真中其第三尊者乘蕉葉睨虛
空水珠亂濺葉上宋濂贊曰何分水陸即海是路未
入木時一葉已渡又王世貞跋過海羅漢像其中有
操葫蘆者今此小幅蓋模龍眠蹟者乎若其不然則

依樣畫葫蘆折又水上葫蘆乎渡蘆香至王子乎夫
惟錢船水上浮乎博望之槎列子之風斯在下矣

羅山山人題

容膝

朝鮮人
楊溪書

額

主人揭容膝二字于所居以請客書其事客問曰吾
子家有鶴膝乎曰桑蓬者男子之事也只恐其不
霜曰吾子好勇既有鬻膝乎曰稱德而不稱力然馳
騁將有所先後曰枕有佞人乎曰此膝不苟屈不苟
抑不苟動况使佞人為之枕乎曰然則其所取則不
臥宇宙一北窓豈惟隨身兩膝而已哉所容亦大矣
僕固難當曰磻溪蒼崖之跡雖所容甚小也然及其
輔武王克殷紂而後与周召相共發揚蹈厲致右憲
允則所容不亦大乎曰大哉亦何可當也曰孝經云
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故子指父母稱膝下又母愛
子置之膝上孝慈之心可以見于膝烏夫忠孝無二
然則容膝者孝子之宅歟忠臣之家歟顏之戰破蘓
茂則忠也邴國之啓足啓乎則孝也道並行而不相
悖乎主人膝行而悅客抱膝而嘯於是以前題焉

寬永辛未之冬

夕顏巷林道春

涉笔

慎獨

白壁隱士惺之翁

○慎獨二字大學中庸共有之聖賢之所教也獨者人所不知而我唯獨所知之地也所謂不愧天不愧人
○向井九郎此心不妄
○居幽暗之中為詐偽此等之類皆是所以不慎獨也故無內外無公私不二此心能畏能敬謂之慎獨大學之所訓中庸之所戒誠是聖賢之教誨也

又類卷之

○石清水八幡宮者

本朝如在之宗廟

為奉

武門繁榮懇禱

華表而建

源家尊崇之英靈也方今

邦國安泰謹雕巨石以為

正保二年五月吉日

從四位下行信濃守大江姓永井氏尚政

民部卿法印林道春誌

一卷表 淀明神華表

○山城國大荒木森淀姬大明神者自肥前國佐嘉郡舊社所勸請也祭祀如在靈驗惟新尚政以公余守流城既有年豈不恭敬之哉故今以巨石建第一華表而彌祝泰平祈家運以傳後世者也

慶安二年五月吉日 當國淀城主從四位信濃守大江姓末井氏尚政

民部卿法印林道春誌

二 又

○山城國大荒木森淀姬大明神者自肥前國佐嘉郡舊社所勸請也祭奠無怠感應有效尚政以鈞命領淀城既有年最可尊信焉故今以巨石建第二華表而彌祝升平祈家運以傳不朽者也

○淀城主末井君信別牧今茲季夏馳使价告曰聞者辱賜

御製表倭歌一首且有可臣寄依太天神宮之旨敬肅之

至管窺之餘 高歌響於雲間 奎章降自

日邊風送清香則姑射山頭之雪映六月之梅葉天
添佳色則廣寒殿上之桂開一夜之松花裝池之中
襲之以納神廟何寶加焉豈不敬乎雖贈爵新恩
銘刻石不可過之神而有靈可以歆享可以感格其
介此景福何疑之有請記此事以垂不朽余聞而偉
之然至敬無文遂書以呈焉

慶安元年七月日

法印道春

石自仇川田喜六来

自古文来

養樹菴記

寬永八年作

種樹活茂者郭駝之業也欲作器物先種梓漆者樊家之產也分五穀辨果蔬談桑麻者汜勝之法也地產土宜不可不養也人亦宜然五色以養目五色以養耳五臭以養鼻五味以養口五運以養氣居處佚其身衣服適其肌舟車代其步是人生之所養古今之所同也鴻術亦然故不可不養也令道達寓於醫醫仁術也而舍如是之養以養對揭於圓屋何也養亦多端或有内外季或有小大季飲食忠養則孝子之

愛也伐一木不以時則非孝也槁梓俯仰則父子之禮也中養不中則父兄之賢也同氣連枝則兄弟之親也棠棣紫荆則其所慕也養教共施則王者之仁也斧斤以時入山林則其政也扶翼保養則良相之職也面槐列棘則公卿之位也責善輔仁則朋友之交也春樹暮雲則其所思也育天下之英才則君子之樂_也栝栢為棟梁則其所用也故兼所愛則兼所養以如是之養移之醫術復以其術移之種植其揆一也順而言之能養樹而後知救疾救疾而後知養人

養人而後知教人教人而後知用人故古人曰醫有王道其始終淺深借小可以喻大矣若其用藥之法療養之術當自知之何待余言雖然有說于此藥能治心築跖飲藥疾愈而其心自若也神農嘗艸遇毒而其心自若也然則心之所養則藥砭之所不及也養孰愈哉唯心為大若其然則如是之養皆在茲乎——道達可不思乎勉哉至若舍其梧檟養其櫟棘乃無取焉

寬永八年夏五月下澣日

又顏巷叟 林道春書

已事々期今父之未訪不宜
質疑之諾喜而不寐傭者未則可遣之平餘
事附面布
羅山胥洞

右真蹟古文藏之

與云同

晉書五冊還璧欲無瑕此次列傳自六十三至
終冊請允容幸甚々々并載記亦一二冊相待
之奈何迩日有事無暇云云訝何等事哉頗勞
遐想拙恙少驗驟句跋將起草併附面稟不宣

仲冬廿日

右真蹟古文藏之

以三竹本寫之

炎黃 炎帝神農氏黃帝軒轅氏 羅山按炎帝作本
草黃帝作內經素問則黃帝於本草似不相關而此言
炎黃者何也孔叢子稱伏羲嘗草木淮南子及仲景金
匱云神農嘗百草甚忘私志曰黃帝嘗百草由是觀之
此乃兼言炎黃時所著欵且論語禹稷躬稼而有天下
禹雖有天下而不躬稼稷雖躬稼而不有天下東坡曰
北窓幽人即羲炎淵明高卧北窓自謂羲皇上人然不
言炎帝東坡兼而言之然則文人設詞遺語之法是古
今之例也縱雖不有黃帝著本草之事亦何不可哉且
又想炎帝既始作本草則至黃帝時焉知子岐伯俞附

輩不為商量之哉故其臣桐君雷公亦有采藥錄藥對
之遺書則可以見矣言未已有笑于列者曰不見夫寇
氏衍義之序乎有曰漢書雖有本中名而不言神農淮
南雖云神農嘗草而不言作本中獨帝王世紀稱黃帝
使岐伯嘗草木定本中經乃知本中之名自黃帝始然
則商輅所謂炎黃時所著則以旧說及衍義而言之也
子之向所云不亦贅乎曰然雖然鄭康成漢人也注周
禮曰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其治合之齊則存乎神
農子儀之術賈氏疏引刘向說云子儀本中經一卷由
是觀之漢人既以本中為權輿于神農也明矣尤思晉

人也賦蜀都之藥中而云神農是嘗盧附是料杜甫唐人
也詠本中所不載之草而云神農曾不知韓愈亦云炎
帝還書本中經然則自漢晉唐悉皆以為本中自神農
始彼帝王世紀晉皇甫謐所著也未知據何書而云本
中始於黃帝若其神農嘗草而知藥黃帝亦有此事而
後賢哲相繼而著述之筆之于書曰神農本經曰黃帝
內經者後人所為也是未可知也如雷公藥對雖為黃
帝臣而北齊徐之才潤色之題曰雷公藥對亦一證也
鄭康曰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今按此語載本中
經而固方之則康亦以本中為神農作是一證也故今

本草之權輿以神農為定云

泰和甲子下已酉 泰和者金章宗年号也元年辛酉
四年甲子也九年章宗被殺而允濟立其後宣宗哀帝
末帝云云元太宗滅金當宋理宗端平元年甲午於是
金亡其後已酉當宋淳祐九年元定宗四年自泰和甲
子至已酉計之四十六年也 今按晦明軒金人也金
亡後不欲事元故不記宋元年号但記 泰和甲子下已
酉欵蓋此人嘗事章宗故殊表泰和而懷舊也古人有
此例文選五臣注云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号入宋
所作但題甲子而已意者耻事二姓故以異之秦少游

云陶淵明自義熙以前題晋年号永初以後但題甲子
而已黃魯直詩亦有甲子不數義熙前之句中州集亦
有滿階清風削宋年之句由是觀之已酉者金亡後十
五年也晦明軒亦但題甲子而削蒙古之年号者乎
羅山按嘉祐補註序曰舊著開寶英公陶氏三序皆有
義例所不可去仍載於首篇馬志曰英公李勣序曰鈇
錫莫辨乃知似以志約序為英公所撰時序也又按此
序云五十四卷禹錫引英公序云五十三卷時珍云李
勣所註本草七卷謂之英公唐本草又蘇恭與長孫無
忌等所釋本草五十三卷謂之唐新本草孔志約序云

云復乃知此序已前別有英公序也此亦不同當重考

大燈國師初為丐人時居五條橋下有年矣其門徒作
行狀年譜皆諱而不載拙狂雲子宗順作贊曰風食露
宿無人犯才五橋边十五年世傳妙者待者播譽國人也
弱齡問法顯密之家而不快于心欲入元求法遂赴霸
家臺適遇僧紹明飯自元於是參禪嗣法超有妻子為
斷恩愛之欲使妻買酒因閉戶殺其二歲兒串灸之及
妻還見之恠焉乃噉炙兒以飲妻熟視大叫喚而出超
亦便出是乃紫野大燈國師也吁仙氏之敵心至於茲
酷乎虎狼仁也以不食其子故也彼滅人倫而絕義理

告禪徒

大燈國師初為丐人時居五條橋下有年矣其門徒作
行狀年譜皆諱而不載拙狂雲子宗順作贊曰風食露
宿無人犯才五橋边十五年世傳妙者待者播譽國人也
弱齡問法顯密之家而不快于心欲入元求法遂赴霸
家臺適遇僧紹明飯自元於是參禪嗣法超有妻子為
斷恩愛之欲使妻買酒因閉戶殺其二歲兒串灸之及
妻還見之恠焉乃噉炙兒以飲妻熟視大叫喚而出超
亦便出是乃紫野大燈國師也吁仙氏之敵心至於茲
酷乎虎狼仁也以不食其子故也彼滅人倫而絕義理

啜養不及放鷹况於此况乎夫大義後顧殺其所生之
母者同大罪于天地之間誠可懲焉

脉訣刊誤序

脉訣刊誤集解世多有之有年矣然見之者少况於讀
之而知之者學衛生家此書不可不讀而庸醫又難讀
其戴同父本於素問靈樞難經參之於歷代名醫諸家
之書以解之是難讀其一也且文字往往或如有所似
太史公倉公列傳是難讀其二也又寸關尺之條理分
合偶比類之深微多益辨是難讀其三也草廬吳文

清序之不辨亦宜哉夫人之死生壽夭係于醫醫之要
歸於診脉然則此書不可不讀而如其難讀何壽德庵
宗由好此書而讀之丹以句讀之墨以訓點之且又以
數本校其字之同異者數處鑿字之負笈者為之依焉
平日治療有効活人屢多可不謂接迹於戴同父序若
非稽古之力豈如此哉班之不知杜衡細辛而欲療疾
焉不辨鴆鴆之為芋為羊而欲讀醫書焉及羅氏所謂
福醫焉者見之其類必有泚辱頃請書其事於余者數
矣於是不得不應其請焉且嘉有其活人之名與好此
書之勤因序之如此余豈接迹於草廬者哉蓋不獲止

也

慶長丁未孟冬中浣日

羅浮林三撰

與正意文

南明文選三篇還焉涉獵未了何以有獲乎然見所未見之書荷足下之惠者其重不亦九鼎乎余曾見四續文宗載汪道昆文教昔又見古文珠璣及續文範而有汪道昆之評是以聞其名者不亦久乎今見湯賓尹批評南明文選者從足下也不亦悅乎南明明之文人也夫文有古今天地之文章之與聖賢之文章姑舍是世之以古今稱者周之允丘明戰國之莊周屈原漢之于

長孟堅唐之昌黎河東宋之政曾王蘇代不乏人也蓋其如此然又作者不多胡元文人亦昭昭於文類續文類大抵率襲宋之餘習而已若所謂吳徵劉因姚燧虞集之儔是已明興宋公濂以文鳴于國初王子充劉誠意之輩亦出矣独北地李獻吉厭宋元之習氣首倡古文自以為秦漢以前也繼之興者李于鱗王元美和之世之議之者謂佳屈聳牙不為句讀三皇御極倉頡為史料斗之文而彼為遇合也王遵岩唐順之如此云之手法南明於是乎又出而接獻吉于鱗之美而不為者也蓋又名一家耳余見其文殆非精尤氏莊子屈子及班馬者

不及于此蓋好古文者不可廢之今足下有意于茲乎
然道外無文文外無道若文与道棊塞為二則豈文也
哉彼南明亦不以足多之因選文選粗述區々中白

十一月六日

道春

足下稟賦天有意乎勿溺於技藝孫真人不以醫取
名趙松雪不以書損名足下以為如何孔子曰游於
藝非溺之謂也足下之於衛生亦宜然余言非狂足
下三復之若有所欲言則必告于余為幸無益於足
下必有益于我

與楊萸鴉丈

近日台候如何想佳勝珍重拙瘍稍々良已勿勞返
想前頃古風一首屬事連詞体制可觀鳴鶴其子多謝
多謝且夫字畫之異樣如前書既所云也始焉甚駭具
多思惟之梵乎其然乎次焉愈怪雲南外夷之緬字乎
安息也默德那也之旁行乎折又自耶蘇勞傳來手皆
不然也又次焉察之何為其鬱律哉太昊氏之龍乎昌
為其秀出哉烈山氏之穗乎尋其迹也皇頡之鳥耶刻
其尾也魯壁之蝌蚪耶朋友籍邈鼓鼓冰斯改八兮變
飛白換偏傍借声音自非把字書數通寘諸座側而參

不及于此蓋好古文者不可廢之今足下有意于茲乎
然道外無文文外無道若文与道槩塞為二則豈文也
哉彼南明亦不以足多之因選文選粗述區々中白

十一月六日

道春

楮端亦如此

足下稟賦天有意手勿溺於技藝孫真人不以醫貶
名趙松雪不以書損名足下以為如何孔子曰游於
藝非溺之謂也足下之於衛生亦宜然余言非狂足
下三復之若有所欲言則必告于余為幸無益於足
下必有益于我

與楊萇鵠丈

近日台候如何想佳勝珍重拙蕩稍々良已勿勞遐
想前頃古風一首屬事連詞體制可觀鳴鶴其子多謝
多謝且夫守畫之異樣如前書既所云也始焉甚駭具
多思惟之梵乎其然乎次焉愈怪雲南外夷之緬字乎
安息也默德那也之旁行乎折又自耶蘇^會傳來乎皆
不然也又次焉察之何為其辭律哉太昊氏之龍乎曷
為其秀出哉烈山氏之穗乎尋其迹也皇頡之鳥耶刻
其尾也魯壁之蝌蚪耶朋友籍邈敲鼓冰斯改八兮變
飛白換偏傍借声音自非把字書數通寘諸座側而參

伍考見之則誠不易記也——公之好古嗜奇故其勤如此昔韓蘇之於石鼓苦其難讀難曉况非其人者豈可耐哉王弼論治漢書之三端其書僻而不易識者古文奇字轉借通用之類其一也夫班史八十餘萬言而所謂古文奇字不過數百而今此一篇字不足百而石鼓之魴鯉僅什一而已試使子弟檢字韻而后粗得其少槩於是再因前韻而賡載之楚鳳宋芥遼豕之猷自笑自愧若薛若弁_居則依——公而欲傳拙語如何不宣

右以了之所借寫之

觀世重次
太鼓託

秦氏之舞曲權輿于河勝而後世已久矣就中其名鳴於世者大和國秦氏信所謂圓滿井金春禪竹是也其子氏元宗印子元安禪鳳子喜照宗隨子八郎喜勝及蓮子安照禪曲子氏勝精本子重勝宗竹子盛勝自禪竹至今為九世及蓮弟弥七郎喜家號道壽學太鼓于金春權頭喜家子又右衛門重家號宗可既傳其技兼習太鼓于國廣國廣號宗伯所謂觀世子左衛門似我是也重家遂改權頭流為似我流其子尤吉重次幼習此藝被稱于世慶長十九年重次歲統三十未在駿府八月二十日本多上野女正統永井右近大夫直勝奉 鈞命令重次改金春座為觀世座次敏于其術故也時金春大夫在大坂拜此奉書

歆其返狀即有旨昇觀世大夫忠親以為後券欲不使重
次復舊座也正純喚忠親及結埼座之老者述 命令重
次稱觀世親也似我有一子曰與五帛善擊手太鼓毀於
筑紫而似我亦物故遺言以其家秘譜寄觀世大夫宗
節令無紛失宗節妹與宗可好為親戚故忠親以彼秘譜
悉皆授重次片紙無所遺漏寬永十七年仲冬二十九日
於江戸宮中有饗宴舞樂時近臣奉 旨曰聞往年歲
於駿府嘗以重次弱年時既有 仰後日可為巧手其言
於今有信且余云似我以來之良手也賞之復許紫調從
四位河部對馬守自御簾內持紫緒出授太田備中守資宗
共登舞臺召重次而對馬守述 恩許之 旨資宗居之
於金泥扇以昇之重次拜戴而退既而對馬守重諭 台金

曰觀世與九衛門者昔年之佳名也自今以後重次亦宜
稱此名重次伏拜感謝時重次歲四十六翌日思想觀世
與九衛門之者我徒之喜稱也雖拜賜之辱奈冥譴何哉
可畏也不若辭退之乃訴陳于備中守時劍客柳生氏聞
之達於 台聽時有 旨名于一藝者欲避此號不為無
謙而可有冥助不可有冥譴唯須喚稱焉重次愈恐悅焉
明年正月二十六日賜暇還鄉豫請仲春值南都春日社
前舞樂俗曰薪能擊紫調太鼓便被許之寺家社家并中坊
等香議令金春大夫八郎於神前舞三輪金剛大珠於興
福寺南大門舞泉郎猩猩亂重次於此三番共援其椽塵
鞞曲節鬻、辭、一鼓聲高衆樂停者歎聞者惜其膠不
知厭焉中坊錄其番序馳驛告事于備中守遂以聞焉頗

恟其旨且夫紫調為上青調次之或有所望請所攀援而後幸被允許者蓋有之乎重次未曾有所期然至于知是則其名不虛而傳於後昆也重次屢來求其記其事而弗已其在駿府事吾亦嘗所仄聞也其餘事則自云人皆所知也奚疑哉遂書以遺焉

此記因賜坂淡路守安元為重次懇求之故不得默而作

慶安三年孟夏日

夕顏菴安

十月日蝕說

慶安庚寅冬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午未之間陽精虧毀天色黯薄人皆仰觀掛破鏡于霄漢轉徒輪于雲衢可謂

象緯之變也余亦望之而不能不眩唯恨不如戒眼之爛也也以今年之曆考之則所錄不求庚鳴呼至哉聖人之制曆也今之曆家豈知日食之變異乎豈知天運之災微乎唯筭歿舊制而相合如此天理聖心之不相悖也可見矣周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朱子曰十月以夏正言之建亥之月也可以并按焉且辛卯与辛巳其支雖異其干亦同原夫十月朔之日食也魯桓公十七年襄公二十年聖人書以戒之其後後漢安帝元初元年靈帝熹平六年獻帝建安十三年魏主曹芳正始六年晉武帝太始二年七年八年愍帝建興五年成帝咸康元年穆帝永和十二年孝武帝寧康三年太元九年

劉宋明帝泰始四年五年後魏獻文帝皇真元年二年
三年孝文帝太和元年莊帝永安二年孝武帝永熙元年
後周武帝保定元年天和五年靜帝大象二年唐高祖武
德元年九年太宗貞觀十八年高宗開耀元年玄宗開元
十七年肅宗至德元載代宗大曆十年昭宣帝天祐元年
宋太祖開寶四年真宗咸和元年景德四年當食雲仁宗
天聖四年皇祐五年徽宗宣和二年高宗紹興十七年度
宗咸淳四年遼太祖天贊二年真宗重熙二十二年金太
祖收國四年元世祖至元五年遼太祖十四年二十四
年順帝至正二年皆有之南北雖同年而史之所書有闕
不闕乎以地之遠近而有異同乎在本朝則天武帝十年

持統帝五年元明帝和銅二年三年聖武帝天平元年十
九年孝謙帝勝寶八年天平神護元年二年光仁帝寶龜
六年桓武帝延曆十二年仁明帝養和七年文德帝天安
二年清和帝貞觀元年二年陽成帝元慶元年光孝帝仁
和二年醍醐帝延喜四年延長元年朱雀帝天慶五年圓
融帝天祿三年一條帝長德四年後一條帝万壽三年長
元八年亦皆有之中華之歷史我國之書紀抽抄如此皆
是十月朔也其餘猶可博考抑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
度南北同道則日揜日而日為之食然王者修德用賢則
當食而不食應虧而不虧也若國無政陰盛陽微則當食
必食固是非常之天變也人至不可不戒慎也假饒不得

修德用賢之使無日食而能自警懼以應天災則可也豈
与月蝕並論哉故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
之哀故春秋唯書日食而不書月食故古者有為之君逢
日食而必畏戒下詔令以自責其或以為天象之常變者
所以不思之故也吁夫日者人君之象也天下之治亂在
其一身當賢愚邪正同在朝班之時而施善政彰帝德則
賢之与正用事而愚者邪者遠矣非月常避日而當食而
不食乎若其不然則臣子背君父妾婦棄其夫小人凌君子
夷狄侵中國天下之變昭昭矣非當食而必日食乎然則
上仰天崇以驗之人事而可也凡一時之祥異一事之非
常既可致思况於日食之吉凶乎外之皇父內之豔妻是

姬周之所以陵廢而十月之交之所以詠歎也余亦不能
無感於此十月純陰也以積陰之盛壓衆陽之微於是益
知其變之大可勝懼哉豈唯日食而已哉去年己丑之夏
秋地動頻煩外屋損人且回祿甚風而雹雷鳴今歲亦
然且聞益秋之仲京師疾雷光焰滿天霹靂震被二十餘
所季秋之初群國大水溺死者不可勝計屋舍之流蕩牛
馬之陷沒器用之漂失亦最多嗚呼皇天何其降畜害之
至此也古礼以溺雖為不可吊而其罹不虞之殃亦可休
惕与柳河東之哀溺文意異矣牛馬者人之所資用也其
無故而亡亦可以惜乎屋舍器用之鳥有固是非國家之
巨費乎呼天災既甚人主可警其政治之得失輔臣可儆

其燬理之可孟邦伯邑長大夫諸士亦各可慎其職分至
若庶人布衣村民里農亦皆完牆壁葺屋瓦豫備風雷火
水之變而可也故聖人以綢繆牖戶譬諸為國然而世人
以風雷火水驚為天災而日食則未必然鳥乎痛哉余不
能緘口者以此

慶安三年十月朔日

函三子

繁雪肩衝記

慶安三年仲冬晦日 四品羽林源重宗告暇時被 召
入江城之使殿俗曰賜飲食芳茗既而出 御前床間有
瓶花是 御手自所插也京洛之事有受其旨時若挾羽

林源志勝佐倉拾遺紀正盛河越拾遺源信綱四品阿部
志秋四品阿部重次皆陪侍焉方盆居碾茶小壺俗曰以
賜重宗重宗伏拜頌戴之 鈞命之辱恐悅屏宮難耐奉
謝此小壺者俗稱泉南好事者紹鴉芽子繁雪所獲
持也故號繁雪肩衝奉世所玩雖潛珠趙璧不能遺之價
直三千世界今又見之乎頃年為 御府之物已久矣今
以賜之所謂珍玩以悅其心者乎人皆莫不歆羨其為家
珍所以傳後昆庶幾為君有禮為臣有忠之效驗不亦益
羨乎且添以一絕而祝之寓其名于句中之兩
碾茗若壺價量一奉寶玩是家藏永年不在陶甄外四
序花繁雪亦香

以類卷道春拜書

同賦

異域傳來到我邦 碾茶小器價無雙 一壺九鼎雖同重 晚節功成獨力扛

春齋林恕拜書

同賦

不屑尋常茶席珍 小壺聲價絕比倫 海東仙島袖中物 奮蓄素濤揚玉塵

欽亭林春德拜

戊丑

廣函三弟冬夜懷古長短句韻以呈敬義翁

剡溪山陰興陳迹 載晉史普第江南集 微幸在宋紀寸寸 臨灯有雨情惜日之餘 半夜鐘聲五更鼓 阿誰奈得 廣譽橙黃橘綠時 雖愛一年好景今猶多 連床話水壺

奈歲寒心何朝風威發 硯凍合相伴墨卿楮國公水邊 梅早黃昏月和靖 形容兩句中一陽靜裏動黃鐘聲 豈喧天地人統所損益 是月建子周曆存

是月十七日也 拓卦敬翁所依

其末昂席賦之翌日 余亦同賦之

答井上翁牧文

夕顏卷

就來向粗知其有觀象玩辭之志 予可以嘉字因聊按之 義皇之初畫一奇一耦理氣象數在其中 動靜之理陰陽之氣天地之象兩參之數無不悉 備文王演之時唯言其象至周公曰九曰六曰初曰上 言初則兼終言上則兼下 所以親一卦六爻也 孔子承三聖作十翼 獨於乾坤有文

言其九三君子乾、即是天行健自強不息故文言申之
曰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中庸所謂誠者天之道也先
儒歛之以為真實無妄也夫天地古今之間無不一于誠
大而天覆地載陽舒陰慘日東出西沒曾不出入于南北
水之就下火之就燥晝明夜幽寒來暑往四時行焉百物
生焉小而一草一木一禽一蟲各有其理故子思以鸞飛
魚躍示人喫緊於人言之君臣之義父子之親男女之別
長幼之序朋友之交皆無不實理於身言之目見而不能
聞耳聞而不能見手持而不能步足行而不能持是其較
然者也如此之類不遑勝計何容一毫之虛偽于其間乎
天之運行健而不息所謂乾、者所以不息也聖人體也

与夫同德故子思以

与天同德故子思以至誠為至聖真實無妄渾然一理是
聖人之心也以生、不息見天地之心以中和見聖人之
心是至誠之妙而於動、而顯者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
之者莫如敬有誠則有敬篤敬者所以存其誠也聖人之
教人雖不德而各有其序故告顏淵以克己復禮者所以
誠仁不二也告仲弓以敬者所以久而誠矣也孔子之一
貫者渾然一理之誠也曾子之忠恕者是敬其身也故有
天道有地道有人道其於乾言誠者天之道而聖人之心
也於坤言敬者地之道而聖人之義也故曰敬義立而德
不孤三才之理一則學聖人者於誠敬何不致思乎誠
敬在己則萬物皆備於我何樂加焉且彌綸言敬字則敬

者欽也此一字書經周禮亦一義而述帝堯之德者也尔
來詩書執禮說君子之言行而言敬尤多今聊摘論語太
学中庸記其一二曰敬事而信曰居敬而行簡曰執事敬
曰修己以敬曰事思敬曰祭思敬曰敬止曰齊莊中正足
以有敬曰君子不動而敬如此之類不勝緝筆世俗唯以
為尋常禮接之言故程子曰秦漢以來之人無知敬字者
其說曰整哥敬肅曰至一無適其門升謝上蔡云敬是惺
法尹彥明云此心收斂不容一物朱子載此語于大字
或向且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也此等共是非
誠乎試須考朱子書奈何盡跪足乎凡讀易者不見程朱
之傳義則不能解經之旨不讀彖及則不能窺義虛之心

彖又簡古深奧况義盡字所恨不盡用混沌之竅也雖然
學者若知數在理中則程子之心可得而見乎漢與雖有
數家易而其書不傳杜鄭玄註易說象其說又不行年
說義而不取象故謂乾何必龍哉唯健而已坤何必牛哉
唯順而已且言位不言數然而大體与老子同註漸陷履
無故程朱排之邵康節說易專論數後世言數者多本于
康節雖朱子猶兼存之天下不有邵朱之天資博聞而專
欲言之唯恐徒費精神勞而無功与撚念珠等黑豆者同
日之談字况至如曷有賣卜者之流弊為誣惑乎余亦自
警焉雖然數字果何可廢字有理則自有氣有象有數故
說卦曰窮理以至於命可不思字來向之既言雖非無意

余恐其言煩冗，銀難分，疎不下也。庶幾再枉來，向使吾無大過，則惟幸。

草賊凡例

夕顏卷

辛卯七月二十三日，有浪人密以价告執事源信綱曰：有由比正雪者，自妄言知楠正成軍法，其徒不少。有九橋忠弥者，知槍刺術，習之者亦多。計等誘人共推言，自稱紀伊侯之家人也。使我結構，聚收皆可受祿。若干必勿洩矣。既而潛堅約曰：正雪往駿州，久能山留其徒，河原某等橫江戶砲茶庫且処。可殺次云。又有浪人二三人，知大次氏者，來告愈詳。又有弓士來告曰：忠弥相約曰，在弓五者幾

是紀伊侯所命也。計等異口同趣，信綱聞之，与同執事源信綱議諭吏二十四日，遲明捕忠弥、河原等，揚言汝汝、耶蘇是欲使其徒不逃去也。且馳驛急告駿府，吏落合某捕正雪、會駒井某与同輩数人，檢長松君德松君来地未幾，速使駒井先行于彼，又告事于守城者山民秋田氏。戶田氏嚴且分遣戶田守久能。二十五日午後，正雪等已赴浅间，之後山直下視駿城而入街中之梅屋云者之。處申時駒井到駿，又令榊原某亦馳歸，久能信綱呼吏共汝汝、忠弥、河原等先向耶蘇，寔否二人白。已等慕能汝某之学，寔不為耶蘇。且及他吏，忠弥粗言与正雪同謀，即遣之獄。責向則忠弥首肯，河原屢倒懸而不言。既而駒府驛

言二十五日困梅屋向被疵者有之否曰無之出戶祖而不
欽已等紀別之家人也勿疑向試見之曰正雪有病請肩
早見落舍氏遂不出早朝吏疑屋中如無人而入見戶內曳
繩自殺枕籍者八人有一僧不死縛之向之答曰吾是增
上寺沙門也甚貧苦被誘我至此其他不知焉彼等知不
可脫而燒弃書夫即死執吏惜其不生捕之而使梟于阿
倍河邊僧一人至河戶搜其徒益急父母妻兒被縛者多
有金井某吉由某者皆逃去二十八日夜有熊谷某自殺於
泉岳寺旧地其懷中有一帛記同黨名与他所去不異因
復追捕焉正雪既為首金井代之相謀誑浪人多而与梅
某密偽作記俟候書帛以示人故以為信又忠弥欺

某曰我將赴西州使梅井假紀別家臣名請大周手押欲
令舊根園人見而無疑得過園也流大周父子於佐渡島
正雪者出自駿別由比初為洞下僧又往來清見寺次能
山之間一旦就越前國人其歲可七十有倭字兵法三卷
傳稱楠荆官書也未知其真偽呼正雪使讀之欲取之而
不能得密飼巴豆於老人遂溲死正雪盜其書矯託荆官
所傳以峻愚人而後与妖尼祖心善遇尼自謾知禪雪亦
相從於是雪被髮不肯長之遂誇說少年者以其知軍法
有請聞之者共誓相話久之成劫掠之密謀今茲歲可四
十相識者聞彼赴西州有錢贈者有彼亦來告暇者其實
不西行欲盜掘久能也且思當時至君如冲執事等而後

而有隙竟不可同謀諸別救伯多借高賞金銀久不償之
是待時之變也若入久能以二三百人可拒千萬人有弓
鳥銃四五寸挺所謂一夫守險萬夫趨趨也一歲半歲支
一二百人之糧則身城必無憂也其間諸別何無蜂起乎
柳原父子身久能年久矣杜邑三千石民苦其培克正雪
每歲請柳原寬之今柳原在江戶我至彼則民必應焉是
雪素志也河原者身門者之子也拾散米以自給字軍法
以正雪為師大周者官僕二百人之首也金井者販小刀
者也且好為幻戲後為高賞經過市里亦為正雪弟子往
還西別又表江戶八月十日引回忠跡櫻井等于江戶街
衢磔于芝路傷共二十六人斬死七人其中女及小兒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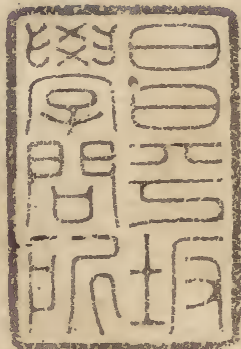
河原留在獄一日執事等延紀水尾三卿謁 御前時若
別羽林言頃惡徒借紀伊侯名誘其黨聚其類故頗憂懼
今已彼偽早覺寬紀伊侯謝之 御前莞尔其後吉田某
死于橫之湯泉金井某自殺於天王寺邊其父投於長柄
川自忠跡被搦束縛不逾一月或自死或被縛取悉伏戮
賞賜告者浪人并弓士各有筭九月十三日縛河原等於
駄上曳之街路磔於芝者二十餘人金井母亦在其中云
能澤者備前羽林小臣也以妖術誣毒尊目闖者迷而不悟
多約結漸至于為黨與不同志者不肯晤語大底耶穌之
變法也然趨利者鄙吝者媚於羽林而陰為而陽不為者
密而不言夙給頹敗時勢流行至此歟草賊等皆同能

妖言者也。王制曰：執左道以亂政者，言偽而辯，字詭而誣，者作奇技淫聲，以疑衆者，假於鬼神時日者，皆殺不赦。吁！嗟！奈何！不知此法哉。毛穎氏曰：

欲護國保家而祈神禱佛久矣。若有靈何使有此偷兒哉。若無靈何誅偷兒之速哉。下不可以犯上，上不可以諫尊。但以天人之際而言之，懲小以勸大，譬諸有日蝕之謫，是天不棄君也。若迷而不戒，屢雖懇禱，然佛何力之有哉。陳吳之亂起於傭耕赤眉之兵，發於群盜黃巾之賊，出自妖術。歷代此等之類甚多，若不脩德不慎政，神何福之有哉。縱雖懲養而吹齋須防微杜漸，存勿草賊太敗，勿突批將撼樹千丈之堤，潰於蟻穴。故曰：君子之道，譬則坊坎，不可徒

民踰也。吁！勿懈哉。褚先生傳和曰：是年七月八日九日皆有星犯月，亦是天人之際，有所警歟。

右荒木重政本





Handwritten text in vertical columns on the right page,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The text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Some characters are clearly visible, such as '人' (person) and '日' (day).

The left page of the manuscript is mostly blank, showing significant signs of age, including yellowing, foxing, and some faint, illegible markings or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